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五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華嶠後漢書第一

明帝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居百里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案此見范明帝紀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陳愍王寵

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案寵陳敬王之後以善射之故遭亂能全後為袁術所殺惜哉此數語絶似子書句㪺而錄范但云善弩射而已不詳載

鄧禹

鄧禹字仲華拜大司徒年二十四内文明德行純備

案禹見東觀記范同

禹為司徒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

案高密善教子孫故後嗣能延其澤

李通

李通字文元以讖記說光武為大司空

案通見東觀記時有劉氏復興李氏為輔之讖故云

臧宫

宫攻延岑悉降其衆上璽書勞宫賜吏士縑六千匹

案宮見東觀記時宮衆多食少乃為疑兵以進卒能破敵自是乘勝定蜀壯矣哉延岑公孫述將也范不載璽書事

宮與祭遵擊更始將左房韓顏案范書韓作韋

宮屢下郡邑帝使太中大夫張明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案范書逸張明名

祭遵

祭遵字弟孫建武二年為征虜將軍南擊弘農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出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為人廉潔奉公及卒光武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案遵見東觀記弘農賊名厭新柏華范同

岑彭

岑彭說降朱鮪還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

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為鮪校尉令故帝命往說之彭以誠動非徒恃舌也

陳俊

俊從擊銅馬賊進至滿陽拜為强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案俊見東觀記

張步畔俊追討斬之帝賜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案范不載璽書

馮異

異為征西大將軍時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賊會大破于崤底追擊之又大破行廵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丘山也

案異見東觀記行廵隗囂將也大樹將軍本謙退而詔書歸美若此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古帝豈欺我哉詔語具載范傳

吳漢

漢在朝廷惟公

案漢見東觀記此出白帖甚不成語

鄭興

鄭興更始立拜為諫大夫使安集關西

案興見東觀記興初事更始繼依隗囂因囂不從諫乃詭詞歸漢鳥能擇木已繞樹三匝矣知其所止蓋其難乎

馮衍

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

案東觀稱衍祖即野王生㾬㾬生衍范書亦同此恐有誤

衍說亷丹背莽丹不從而戰死衍西歸後吏以亡軍下

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河東

案衍固戰國說客之餘習既亡命後乃以計說鮑永後卒歸漢室其文具載范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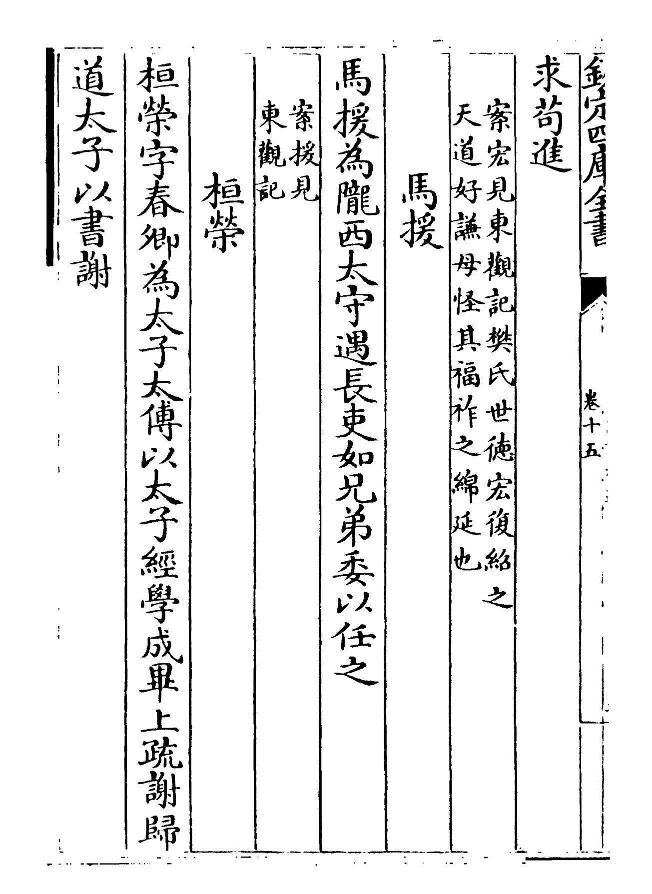
朱暉

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

案暉見東觀記是時暉拜尚書遷太守矣貴易妻人情乎失且不續賢哉朱季

樊宏

樊宏字靡卿為光禄大夫位特進宏為人謙卑畏慎不



求苟進

案宏見東觀記樊氏世徳宏復紹之天道好謙毋恠其福祚之綿延也

馬援

馬援為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案援見東觀記

桓榮

桓榮字春卿為太子太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䟽謝歸道太子以書謝

案榮見
東觀記

榮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之
乗輿每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

榮弟子丁鴻學最高

案榮卒時除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
公卿則丁鴻翼翼此外尤多孔門阨窮于斯為盛

榮長子雍卒小子郁嗣

案范書不
載雍卒

桓郁

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

案郁見東觀記五經章句應作五行章句東觀及范皆同此誤

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于是詔郁以侍中行服

案歸田行服尋常之理朝廷雖甚乏才豈必倚一秩人以治乎公卿此議甚正明張居正當國奪情從政

孝既虧矣忠於何有至有身居外吏或貪戀善地或虧帑待補因之偽飾輿情使督撫入告以希在任守制者皆小太常之罪人也

郁六子普延馮俊酆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酆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樂松

樂松家貧為郎嘗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寀松河內人其為郎時明帝曾以怒撞之矣乃復喜之且有大官之賜遂為直郎故事賢哉帝也范書見

鍾離意傳

松作崧

吳雄

河間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以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為名家

案范書闕近世日者及青烏家多拘泥牽制致人世宼窆不能以時皆當以吳雄為法也紂以甲子日亡武以甲子日興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斯二言極超卓可以解惑

伏恭

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于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案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伏氏通經世冑明帝臨雍而拜為三公乃以昭帝崇儒之德儒者何榮焉范同

應慎

應慎為將作大匠發衆奸皆極其刑豪猾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萬

案此疑即應順之誤見後

陳寵

陳寵為司空府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寵奏議温粹有智號為明相

寵字昭公以徳行明敏入為尚書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密謝門人不復教拒知友時賜寵劒得鍛成劒以其敦樸

案寵見東觀記

案寵既去籍通客矣而謝門人拒知友復周密如此
蓋通容所以集衆思謝友所以戒請託二者固竝行
不悖也矯節之士多不接賓客惟一
二暱友暮夜往來徒爲識者鄙耳

江革

革性至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于稠人
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案革見東觀記俗吏以錢穀簿書便謂了卻官事敬
敷五教全不知之楊音褒賜巨孝可稱凱以強教矣
帝於革恩寵有殊京師貴戚各奉書致禮革終不報書
一無所受

第五倫

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第五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

案倫見東觀記

上謂倫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御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

案東觀文大同此較妥適

韋彪

韋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

案范書闕

鄭衆

鄭衆字仲師為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案衆見東觀記衆世其經學少時曾作春秋難記條例矣今又受詔作此也

衆為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朝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

案范書作時議為鹽鐵官云云蓋欲復前漢賣鹽鐵置官以興利之舉當時必有桑孔之徒倡為此議司農爭之得春秋書丘甲田賦之意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為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案均見東觀記范同

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令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案均爲守必政簡易行故可五日一聽事否則案山積矣居二千石者必有蝗分虎渡之化然後可以五日爲期范闕聽事三語

郅惲

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案惲見東觀記

馬防

馬防字孝孫行車騎將軍事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長水校尉耿恭同征盧水羌還帝親駕幸其府

案防見東觀記防字范作江平東觀作公平而東觀又有一條作字孝孫者華書故同此也

張英

張奐遷武威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案范書闕張奐曾守武威英奐字仿當是誤耳

任延

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田作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

案延見東觀記地力轉移全資人力而佃漁火食剏造必自聖賢延之教民其九真之庖犧神農乎

馮豹

馮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省

閤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案豹馮衍子范書帝聞而嘉之下有使黄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二語亦佳話也

何敞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治鮦陽舊陂溉田萬頃墾田三萬餘咸賴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

案敞見東觀記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

廉范

廉范為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

案范見東觀記

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為名

案范書不載以姓名子與賈彪任延宗慶而四矣何東漢循吏之多也

衛羽

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賔客親吏四

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案此見范第五種傳州兖州也

耿康

耿康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出西域康壯勇與士簡易鎮撫單于匈奴與國懷其恩信

案范書闕

陳元

陳元字襄孫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辨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案元字范作長孫與下條同元父欽習左氏元少傳父業鋭精覃思遂為左丘功臣范具載元疏文甚闊辨

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掾宋弘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又數陳當世便宜事

案范不載訟宋弘事

郭伋

伋為頴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案伋見東觀記河潤九里四字楙自南華移用于此更覺語妙

衛颯

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

案颯見東觀記

徐防

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案防見東觀記

張奮

張奮為大司馬在位名為清白

案奮字雅通張純子永元中代劉方為司空未為司馬也又世祖時已改大司馬為太尉其司空司徒皆去大名此定誤耳

桓焉

桓焉明經篤行有名稱以尚書授安帝拜太傅録尚書復入授順帝于禁中因宴見奏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

案焉見東觀記焉遭母憂踰年即依詔奪服所稱經明行篤者安在

孔奮

奮為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案奮見東觀記

班固

固拜為郎中使終成前所著書學者莫不諷誦自為郎中遂見親近讀書禁中或繼日連夜每行廵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然二世位不過郎中

案固見東觀記文章愽命達理有固然其位不顯其文則耀孟堅兩世如此覺文人九命可以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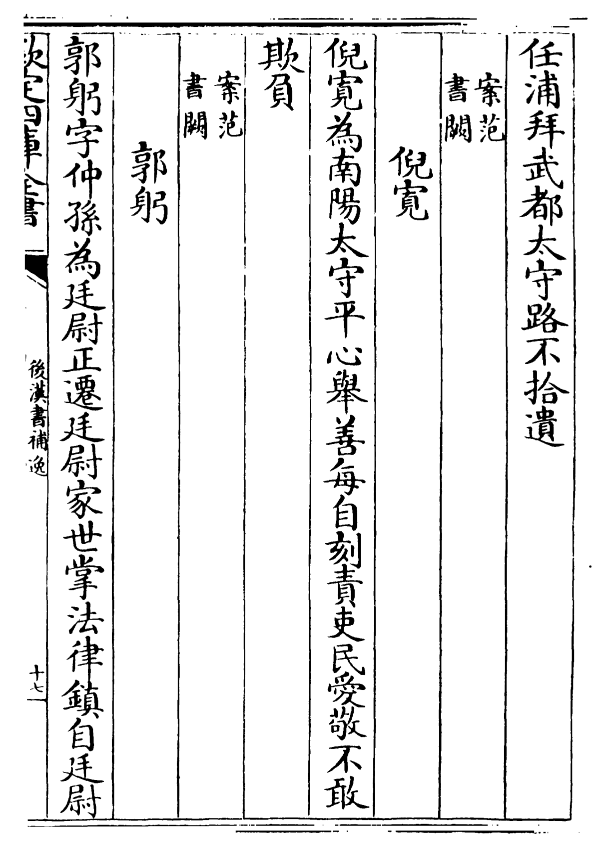
樂恢

恢薦潁川杜安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

上書名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賔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案恢見東觀記安固志士但不無宦情耳而恢絶之如此則恢又加安一等矣范不載

任浦


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案范書闕

倪寬

倪寬為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

案范書闕

郭躬

郭躬字仲孫為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律鎮自廷尉

左監為廷尉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案躬潁川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斷獄平恕躬能世其學亦遂世其官也

劉愷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案愷字伯豫劉般子愷議牧守宜行三年喪議除臧吏禁錮子孫皆醇正典核從經術湛深來諸儒語范

闕

岑熈

岑熈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于斯時美哉岑君於戲神慈

案熈見謝書於戲神慈謝作於戲在茲

袁良

袁良明經為太子舍人

案范書闕

黄瓊

黄瓊遷尚書令習見故事號為補職

案瓊見東觀記

黄瓊字世英為僕射順帝久廢藉田瓊曰上古聖帝莫不敬恭神明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書奏上從之次日還遷令也

案范書全載瓊疏詞甚愷切

魯恭

魯恭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

案恭見東觀記君闢門相開閤薦賢自是宰臣事唐杜悰歷事三朝未嘗薦士時號禿角犀夫犀乃禿角竟何物耶魯恭可法矣

劉寛

劉寛為南陽太守好為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案寛見東觀記

寛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為南陽太守教民種柘養

蠶織履生民之利

案守令與民最親名父杜母豈必尊如天帝惟遇民如子則威嚴自無所用合觀二條文饒之于百姓何教養兼備也

陽球

陽球補尚書郎閑達故事其所奏議常為臺閣所崇信

案球見東觀記

趙孝

趙孝字長平拜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

恭謙行已類乎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終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天下榮之

案孝見東觀記明帝之襃孝兄弟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弟者至矣覺憲老乞言猶為具文也

劉平

劉平為全椒長獄無繫囚

案平見東觀記

應順

應順字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于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

案順爲應奉曾祖見范應奉傳中不詳載

韓演

梁皇后崩韓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

案范書演稜孫也注云字伯南桓帝時為司徒坐黨梁冀冀遺歸後徵拜司隷

鮑德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多荒災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悦號為神父

案范書闕今人但知有神君不知有神父也

周燮

周燮專精理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案燮見謝書范同

桓典

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㢘操不取于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

案典見東觀記范畧

典在御史十年不調後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

案十年范作七年行行避驄官豎切齒雖曾破賊未許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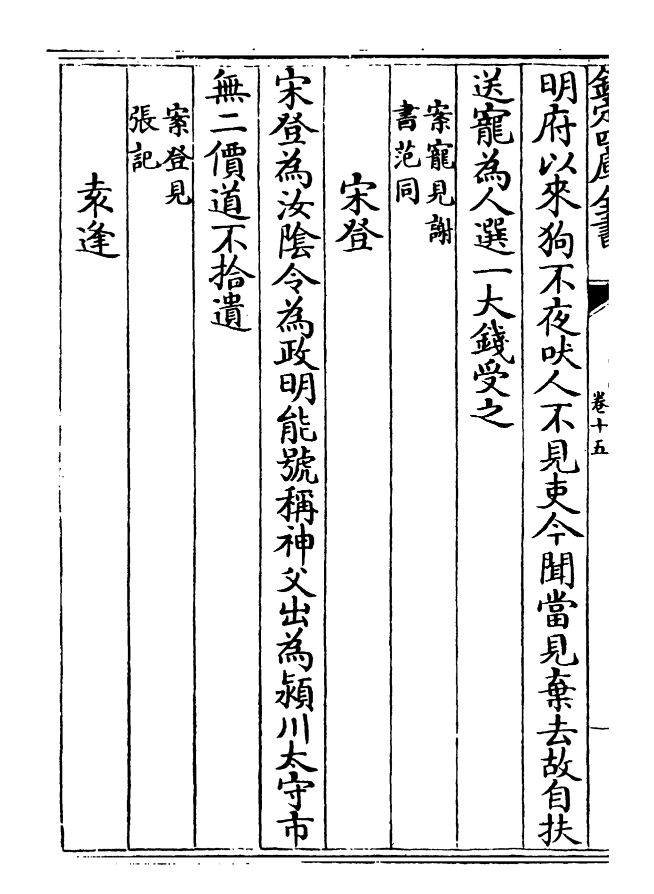
崔琦

崔琦作白鶴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

案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范作冀遣琦歸後令刺客陰求殺之與此異

劉寵

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



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案寵見謝書范同

宋登

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案登見張記

袁逢

嘉平中袁逢為三老錫玉杖

案逢袁安之孫字周陽范載其嘗為三老無錫杖事嘉平應作中平此訛也

班超

班超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耕乎

案超見東觀記末語范作安能久事筆研閒此作筆耕較雋是六朝人藻語研田心織皆權輿于此

超使西域至鄯善有匈奴使來超夜奔鹵營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

案時超以吏士三十六人斬敵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功亦偉矣范佚匈奴使名

張濟

張酺子蕃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

案濟見范張酺傳位至司空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

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案范書同壹又有解擯及窮鳥賦諸篇多骯髒不平之筆固狂生也

楊震

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葬日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案震見東觀記大鳥事華書所記獨詳文甚腴澤

李膺

膺字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戮力悉心彌縫遺闕

案膺見謝書

張堪

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常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為比上曰何以為徵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嘆息

案堪見東觀記

應劭

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

案劭著述百三十六篇皆傳世魏志載瑒字德璉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范不載珣名

袁安

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

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

寀安見東觀記安理楚獄時顯宗方震怒吏寀急迫掾史叩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而安毅然以身全之此尤人臣所難者陽范作湯闕平名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亦與此異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闕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心帝室引

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案此論文甚跌宕有馬遷筆意范書論袁公竝同章懷以為皆華詞也

陳寔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于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

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案寔字仲弓潁川許人謚文範先生亦稱陳太丘其送張讓父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黄勉齋譏其屈辱全身不可為法洵然此條范書皆同

來豔

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案豔見范靈帝紀又蜀志來敏傳稱父豔為司空即此來歙之後義陽新野人

何顒

顒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

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賛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歴位司隷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熈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熈暴疾卒

案魏志何夔傳夔曽祖名熈在安帝時官車騎陳郡陽夏人東觀記有何熈似又一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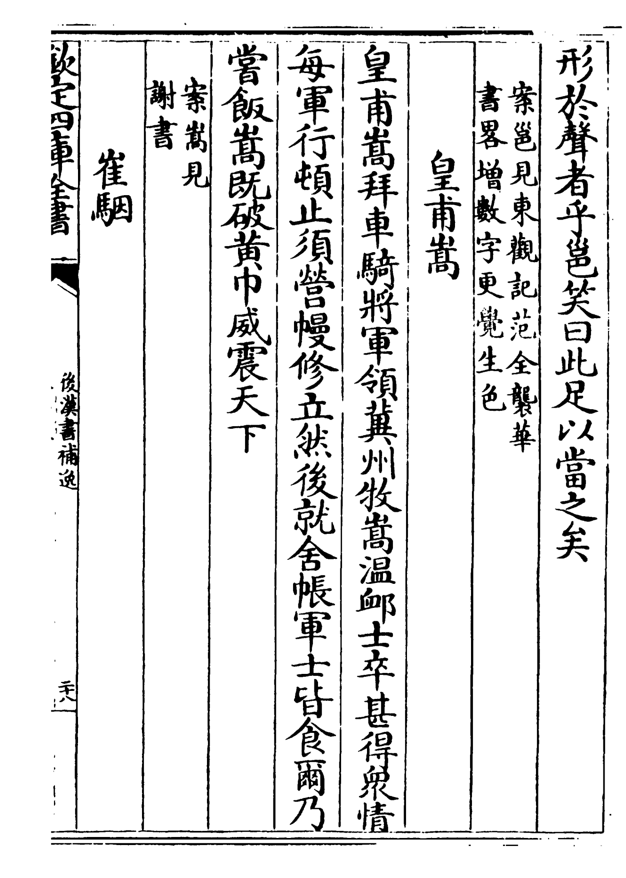
范滂

范滂以黨事下黄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寀滂見謝
書范同

蔡邕

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彈琴于屛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邕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


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案邕見東觀記范全襲華書畧增數字更覺生色

皇甫嵩

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温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

案嵩見謝書

崔駰

駰擬揚雄解嘲因作達旨譏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顧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遺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

案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范但稱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之焉竟以長岑長比之莽大夫非其倫矣華書序達旨之原深於知亭伯者也

揚彪

彪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案彪字文先楊賜子彪于熹平中徵拜議郎應于此時預著作也范不載

王甫使門生王翹章權于郡界彪發其姧

案中常侍乃有門生范佚其名華原載之以遺臭爾然昏濁之世天子亦門生矣何有于羣小乎明季大僚有拜閹人為假父者是又出門生下矣

王允

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

為祖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案允見張記此論文筆如并州快剪爽人心目范書全襲此段但小增損之惟難解易作懸解用莊子中語殊費詮釋文人狡獪固如是耶

應瑒

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

案瑒字徳璉應劭從子自應順至瑒竝有才名七世通顯奉及劭事俱别見

崔瑗

瑗愛士好賔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賔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禄盡於賔饗也

案瑗見謝書范書無怒敕妻子語

華歆

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别去衆乃大義之

案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為魏尚書令非漢臣也華書作序傳故詳載之

孫策畧有揚州盛兵狥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

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别去義士聞之皆長嘆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弟子之禮禮為上賔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案歆子孫貴盛故魏志亦多褒詞至于華傳猶今人為祖父作行述臚列髙行連篇累簡不足供閲者一哂而已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竝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曽臣漢朝心雖悦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悦遂重異之

案歆副郗慮勒兵收伏后歆就牽后出千載下猶令人髮指豈于魏文受禪反爾不怡此附會之詞不足信也

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案歆與管幼安鋤菜見金管揮鋤不異瓦石歆捉而擲之其于財欲豈能淡然者

華表

嶠父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後終光祿大夫每言吾祖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

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

案表乃歆子仕晉爲尚書非東漢人因華書譜敘連類及之又所論列乃漢名臣故不敢妄削嶠表中子也

董卓

王允與吕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吕字于布上負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

疾愈卓入朝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案卓見

張記

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内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内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宫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

南山下有成瓦窑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勑司隷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案此見范楊彪傳范語更簡雋

郭汜

汜饗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案劉艾獻帝記云汜張掖人范云汜一名多董卓以為校尉後與李傕共攻長安為卓報仇中原㡬蕩無寧日矣

梁冀妻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案冀妻媚態以孽為禎妖由人興不亡何待

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屛御者以言事因通馬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案秦宮一生花裹活冀實活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非獨壽之罪也

南單于

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案此建武二十六年事

靈帝治南宮

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禄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案靈帝委體宦孽南宮災後稅天下田錢以修宮室漢終四百不待山陽公也諸事特其細者范不載

世宰相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

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案楊氏清白吏子孫雖雞肋遭難止及一身袁氏於董卓之時罹禍最酷故奢僭乃造物之所忌也

東觀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謹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案東觀二語見范書竇章傳太僕鄧康重章是時學者稱東觀云云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華書疑即同之謹案以下係注或非華書本文俟攷

明章二帝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

案范書論章帝亦用此二語

執金吾

執金吾掌從領宿衛

案此乃官志一條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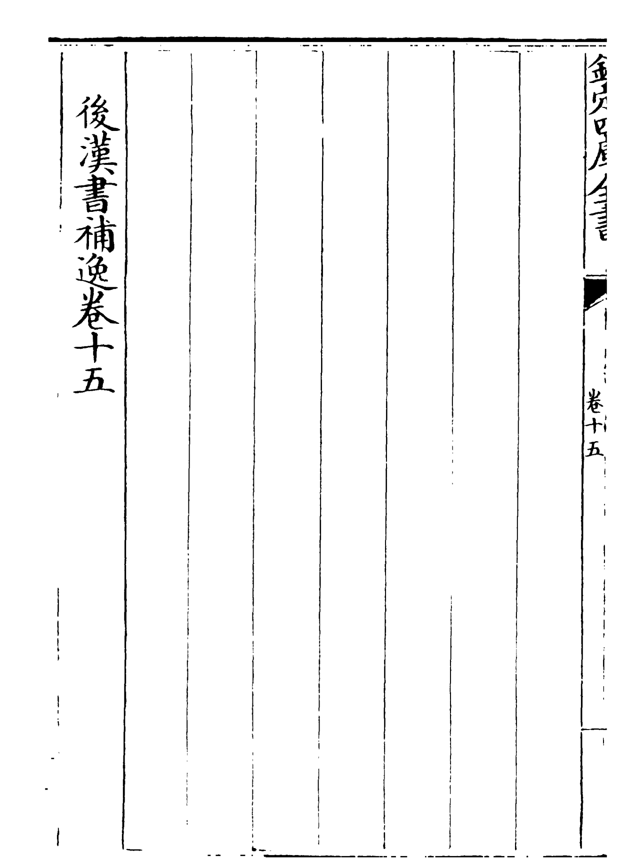
案范書統論雲臺諸將文多排語不甚奇崛論首數言筆意不倫注以為華詞也

論鮑永馮衍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指鮑永馮衍馮衍之引託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于鮑永猶失之于馮衍也

案范論全襲此後畧增二語耳

此論文甚峻峭有國策從横意



後漢書補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謝沈後漢書第一

鄭敬隱居

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隂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

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案范書敬字次都與郅惲同為汝南門下掾相厚甚後惲舉孝廉敬終不就芟坐荷盤千載韻事宜入世說棲逸卷中范附載郅惲傳

胡廣定漢制

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案范書禮儀志應係節録舊文謝書獨窮其源似不欲竟揜為已有者其厚薄何如近世著述家林立然往往有借昔人不傳之書掠美自衒甚則前賢成書無力鋟板從其子孫售之以為已作又否則抄蕞諸

書類為一編不足當識者一哂矣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書以成已名乎

蔡邕撰志

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

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

案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其後書旋告成譙周繼之亦邕之功臣也

閔貢

閔貢字仲叔

案貢已見

皇后配享

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案東平以遵祖制為典禮不事更張允為至當大雅詩今本作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大水漂沒民人死者以千數

案范書是時郡國四十一大水

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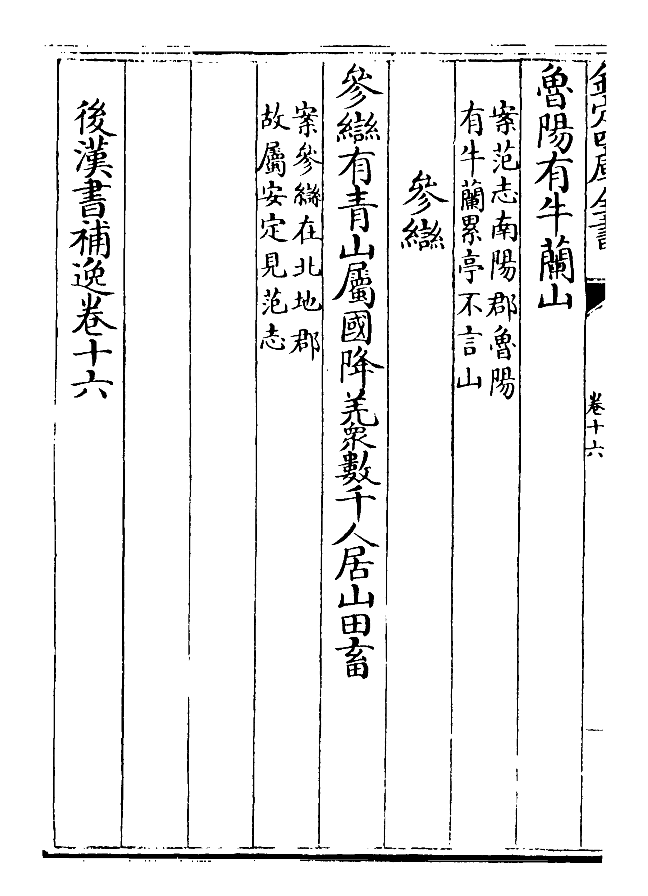
延熹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

案范書不載

雍鄉

燕有雍鄉赤眉所攺

牛蘭山



魯陽有牛蘭山

案范志南陽郡魯陽有牛蘭累亭不言山

參䜌

參䜌有青山屬國降羌衆數千人居山田畜

案參䜌在北地郡故屬安定見范志

後漢書補逸卷十六

後漢書補逸卷十七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袁崧後漢書第一

光武皇帝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宫闕

案世祖封禪事詳見東觀記雲氣語甚藻麗與嵩呼萬歲同而詞人罕用之當由未見袁書耳

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横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絶世祖以渺渺之胄起白水之濵身屈

無妄之力位舉羣賢竝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鸞切湣湣蒼生塵消鼎沸我肩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雪霜被而芟棘枯橫綱振而逆鱗掃羣材畢湊人兕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日中興與夫始剏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案斯論詞乃勝意竟入六朝體矣唐太宗作司馬書論贊乃全用駢句益不足觀

明帝

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

案范書直作諱莊亦不載帝字

靈帝

光和四年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

案靈帝曽以帶綬冠狗矣今復以配人何寵狗乃爾也蔚宗以為在位者皆如狗噫狗苟固如是耶

賈復

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

案復已見范志宛有夕陽聚即此

耿弇

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案弇已見范稱弇父況以明經起家弇少習父業可稱肖子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案況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恐上疑之子弇因求徵還故上遂遣使持節迎況亦防之也

張步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上是其計

案弇後果大破步兵光武稱其有志者事竟成宜哉此疏精悍簡老直是名作當與其用兵同范不載

宋弘

宋弘為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重義有公儀之風不與民爭利

案弘已見

伏湛

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

案湛已見光武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内職故然

隗相

隗相養母至孝母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後一朝横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

案范書闕此當入孝弟諸賢傳中

侯霸

侯霸拜大司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

案霸已見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案范書閼𩊱過知仁子助有馮陶靖節云奴婢亦人子也同為人子自同有祭先之義陶應從此看出

羅威

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案范書瞯禮記云八十非人不煖注云人謂子孫也此語詮解最妙威固得之

楊終

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案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范稱其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不詳載則白記時終年纔舞勺耳

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案終前拜校書郎與諸儒于白虎觀論五經同異屢遭擯斥永元中復以逵薦拜郎中也

徐璆

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案璆字伯玉廣陵海西人徐淑子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

案充已見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

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案論衡好為辯駁時多沾滯不知當時何以推重若此抱朴子云人捜求蔡邕帳中隱處得論衡數卷抱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噫何其雄視仲任而于中郎蔑如也

朱穆

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案穆已見蔡中郎既秘王充論衡又實公叔之論其好學如此非獨天分超絶也

穆卒蔡邕與門人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曰文忠先生荀爽聞而非之

案文忠議詳見張記

吳祐

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後真亦舉孝廉

案祐已見

楊震

楊震好學講書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案震已見鸛范作冠注云即鸛雀也又章懷注云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耳韓子云鱣似蛇郭璞云鱓魚長二三丈此明云蛇鱣而鸛雀又無勝巨魚之力其為鱣明矣大夫之象范作御大夫服之象蓋以鱣黃地黑文故云此有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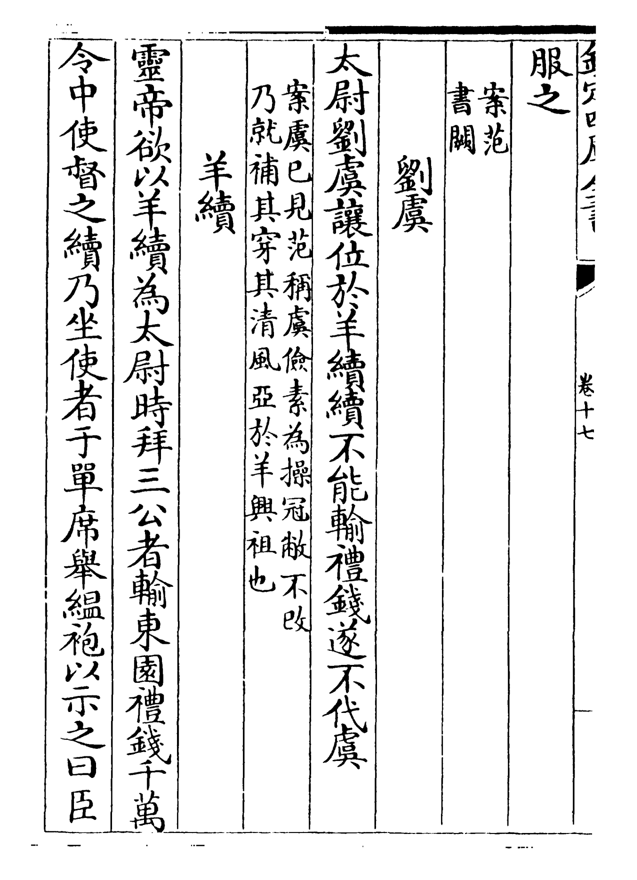
岑晊

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名請為功曹

案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時謡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黨禍實始於此

任隗

任隗為司空以玄默守真不求名譽義行內修人以此



服之

案范書闕

劉虞

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續不能輸禮錢遂不代虞

案虞已見范稱虞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其清風亞於羊興祖也

羊續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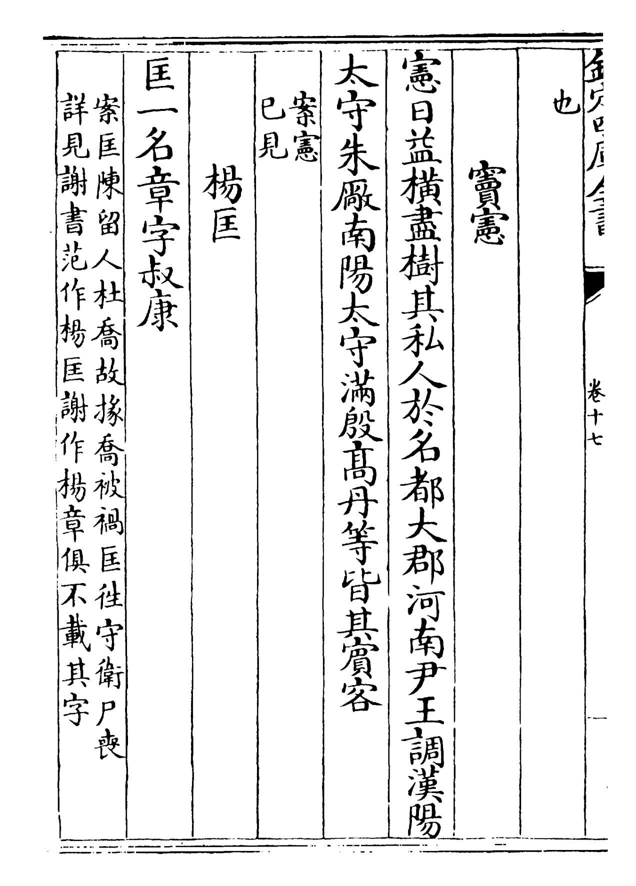
之所資惟此而已故不登公位

案續已見此所記與謝書同

賈彪

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說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案彪已見偉節之功大矣李膺有言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何況餘子耶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同歸于盡究之何益明熹宗時東林黨禍畧同漢季使其時有如偉節者為之救援則諸賢之被難不至如是之酷



也

竇憲

憲日益橫盡樹其私人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厲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

案憲已見

楊匡

匡一名章字叔康

案匡陳留人杜喬故掾喬被禍匡往守衛尸喪詳見謝書范作楊匡謝作楊章俱不載其字

應奉

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紀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案奉已見范稱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豈即此書耶後世大事記及記事本末諸書皆祖述世叔者也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

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

案范律歷志熹平中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光和二年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歷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云云即此也後世自元郭守敬輩以善筭驗天文其儀器極為巧密至西人利瑪竇入中國而推筭之巧益過前人

今上聖明天縱凡三角句股之法推筭精密遠出尋常萬萬雖有天文生日習筭法無能仰窺奇秘者治歷明時超前代遠矣

范冉

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擔不肯受

案冉謝書作丹時遭黨禁故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而清介仍若此非恒人也范不載

沮儁

儁爲李傕所殺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實負其屍而瘞之

案傷時為射聲校尉衛乘輿東還傕汜兵來追因罵賊而死後贈弘農太守以旌之見袁宏紀范亦畧見董卓傳中

盧植

尚書盧植將終勑其子𢐀以褌葬以土穴其子從之

案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馬融高弟子范稱植葬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此云𢐀以褌考説文𢐀弓弩耑弦所居也又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為𢐀環無關附身之義豈植但以褌纏束假此為解耶植子毓甚知名

劉陶

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詔收陶繫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

案陶一名偉潁川潁陰人善著述有中文尚書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諸書行世范同

王允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案允已見目或作日

李傕等兵入城王允奉天子保宣平樓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

案此見范董卓傳李郭之變實允不善撫輯所致然元凶之誅天下快心功大罪小君子諒之

蔡邕

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宜毀之因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

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

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考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案邕已見范祭祀志載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奏毀廟議不載此疏盖是時卓方國政

其實邕主此議也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自殷世三宗殁始遂相沿習至於東漢茂不稱宗唐宋無論已明武熹二主亦皆稱宗其無足憑據蓋與謚號等耳子議父臣議君祖龍之言千載乃不敢易青史具在仁暴昭然文武聖神遂為故事毀廟何為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

案范書紹父成五官中郎將紹豪俠得衆專霸諸州天下英雄蓋亦使君與操之亞晚年以内寵竝嫡旋至滅亡惜矣

置郡

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案范書曹操破張魯定漢中時魯以五斗米教作亂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夸中郎將領漢寧太守當即以此時置也

分郡

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虎見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衛士

火災

延熹八年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一發又夜有訛言擊鼔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月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為巳然災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惟善政可以巳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案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時變盖應此范不載

陳劉

疏

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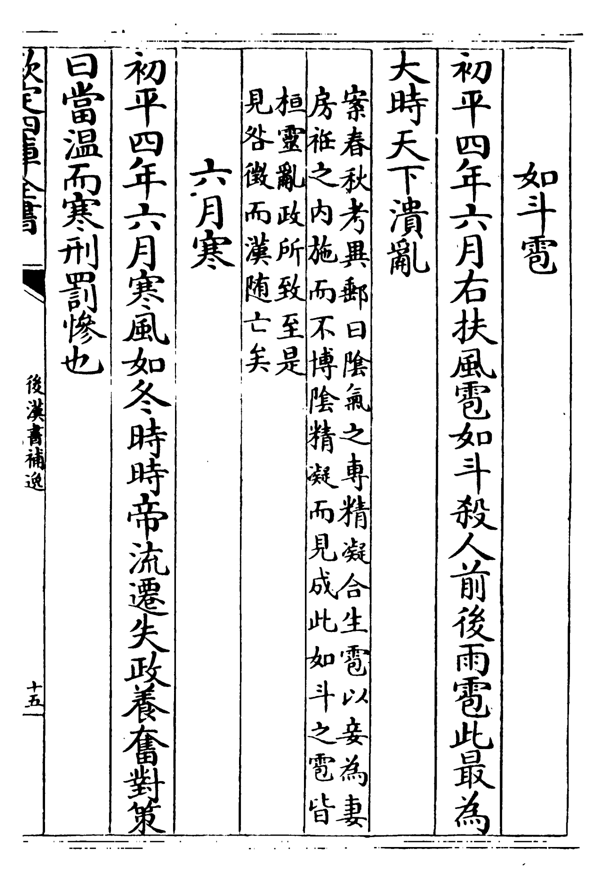
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禱於寵潔

案黄河清聖人生靈帝以後其解安在此偶然耳無所禱也

七大水

中平五年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大水

案范書郡國六水大出袁載七郡疑范誤



如斗雹

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

案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以妾為妻房袵之内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此如斗之雹皆桓靈亂政所致至是見咎徵而漢隨亡矣

六月寒

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温而寒刑罰慘也

大水

延平中六州河濟渭洛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虹

光和元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案此已見蔡邕傳中續漢書注引張璠記蔡邕以為此所謂天投蜺潭巴云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云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范以為其應在何皇后良然

水暴出

五月河東水暴出漂壞五百餘家

案范但言山水不詳

日重

初平三年十月丁夘日有重兩倍

案吳志載韓馥與袁術書云日重之徵凶出於代郡

月重暈

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案范志載永壽延熹中皆有月蝕非其月文疑即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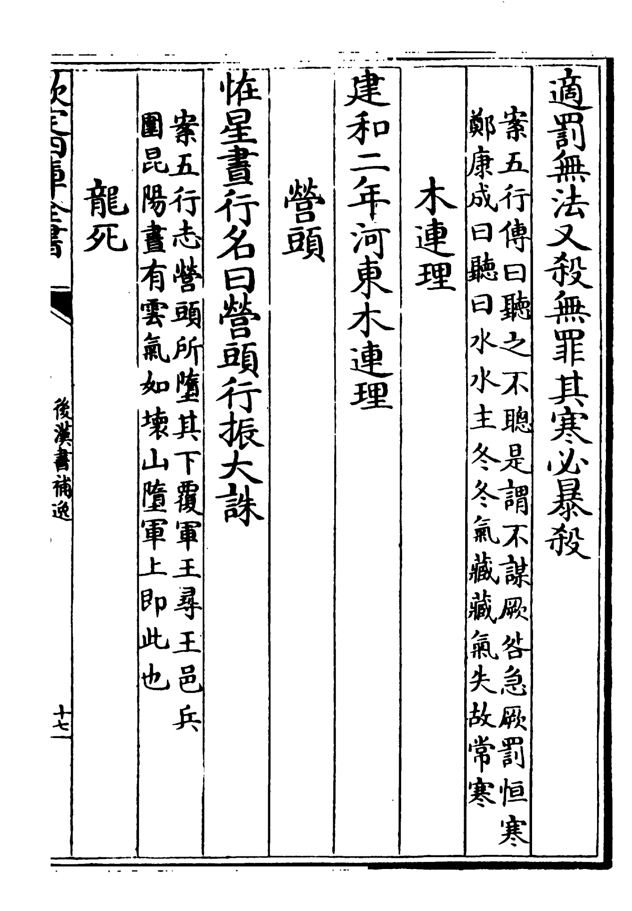
火光

延熹九年京都夜有火光民相驚譟是時宦豎專朝鈎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案范不載鈎黨之應不見咎徵所由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琅邪井中冰厚尺餘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



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案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康成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木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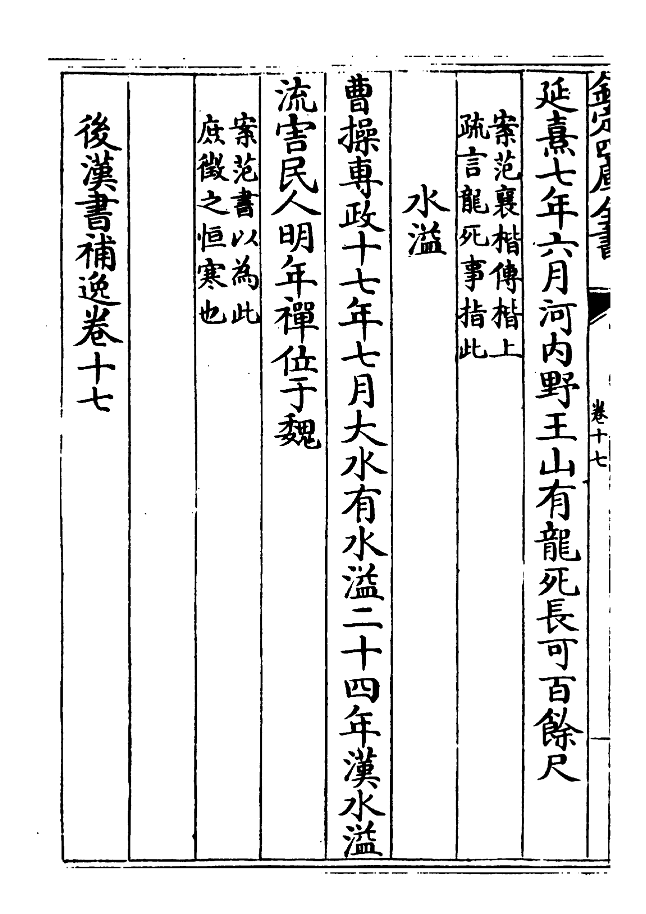
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瞀頭

恠星晝行名曰瞀頭行振大誅

案五行志瞀頭所墮其下覆軍王尋王邑兵圍昆陽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即此也

龍死



延熹七年六月河内野王山有龍死長可百餘尺

案范襄楷傳楷上疏言龍死事指此

水溢

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有水溢二十四年漢水溢流害民人明年禪位于魏

案范書以為此庶徵之恒寒也

後漢書補逸卷十八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司馬彪續後漢書第一

光武

光武渡呼沱河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渡

案此見東觀記王霸傳

更始使侍御史黄黨封上為蕭王

案世祖時誅王郎故有此封范軼黄黨名

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營門不覺

案此光武擊尤來等賊于元氏時也

伯升賓客刼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

案晨光武姊婿也范不載

上平河北過邯鄲故趙繆王子林進見言赤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决河水灌之皆可令為魚上不然之

案林說即可勝亦虐甚矣故世祖之得天下也以仁林東觀記作臨范畧

建武二年詔曰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刑罰

詔曰其赦天下惟殘疾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案世祖即位頻年肆赦葢以大兵之後用培元氣也而吳漢遺奏猶以慎無赦為言夫亦寬難之意乎管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癰疽之砭石也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則赦其可數乎

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曽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

案時太尉趙熹請封禪故詔荅之見東觀記

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修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于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㓮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修勲績弘矣

案彪此論文氣平實未甚排宕比之薛瑩殊有遜焉然品格應在袁山松之上以古茂蒼鬱不墮靡靡也

范書論後有贊頗為贅旒故光武

一論大失史體于薛書許之矣

明帝

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又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

案范書載帝詔有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其隆禮如此非後世所及

章帝

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

案禮儀志鴻洞贈玉與幣也葬時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玉珪玄纁帝進跪臨羨道下贈授鴻洞匠奉封入藏房中乃拜哭太常贊贈事畢帝從就位也蓋以義割哀其制如此

和帝

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内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

征之

案范志同

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案范書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令皆左降盜必有奇冤得釋者惜不傳耳

安帝

安帝三年詔以鴻池假貧民池在雒陽東二十里

案時京雒大饑故有此詔

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拒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

案古今注云六年時郡國四十八蝗災已甚矣范同

順帝

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案京房占云國多邪佞則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范同

沖帝

沖帝建康元年九月京師及太原雁門二郡地震沙涌

案范不載太原雁門二郡事

桓帝

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案范志尚有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三句此應元嘉諸羌深入戰鬪損苦也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

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又蝗

案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此其應也

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為吏兒為徒一徒死百乘車

案范志無一年生九雛句百乘車下有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數語諸謡中此最古焉乃是樂府之祖范志依句釋之皆應靈帝始末諸事

靈帝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儀如桓帝尊匽貴人之禮

案董貴人解瀆亭侯萇之妃實生靈帝

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案時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為樂越千餘年而明武宗乃祖述之

靈帝數遊戲于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

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案詞人艷稱南朝風流漢靈此舉實為金蓮玉樹之先聲西崑諸公咏古何未齒及

靈帝好胡服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為之又作胡箜篌

案靈帝所好直為戲耳非若趙武靈王之能自强也

明德馬后

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宫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

寵是時後宫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秃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疎以為綺㝛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嘆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宫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記大義后志在克已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兩弟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案明德事見東觀記諸書此所載删節甚簡雖始末具體而筆不暢意大似宋人新唐書也范紀則腴而

焉矣

和熹鄧后

宮省宴會諸貴人競自修飾極靡麗之服而后獨澹然衣不擇采裝不務飾

案和熹事見東觀記

后性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内撿左右外抑宗族

案后之謙慎真能嗣徽明德者矣

順烈梁后

梁后立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從九真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為貴人與太后竝寵章至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内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

案順烈事見東觀記此條范不載

曹皇后

曹皇后諱節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投軒下

案曹后操之中女范同東漢毋后不徇外家后之此舉猶是馬鄧遺教亦異于立武氏七廟者矣

虞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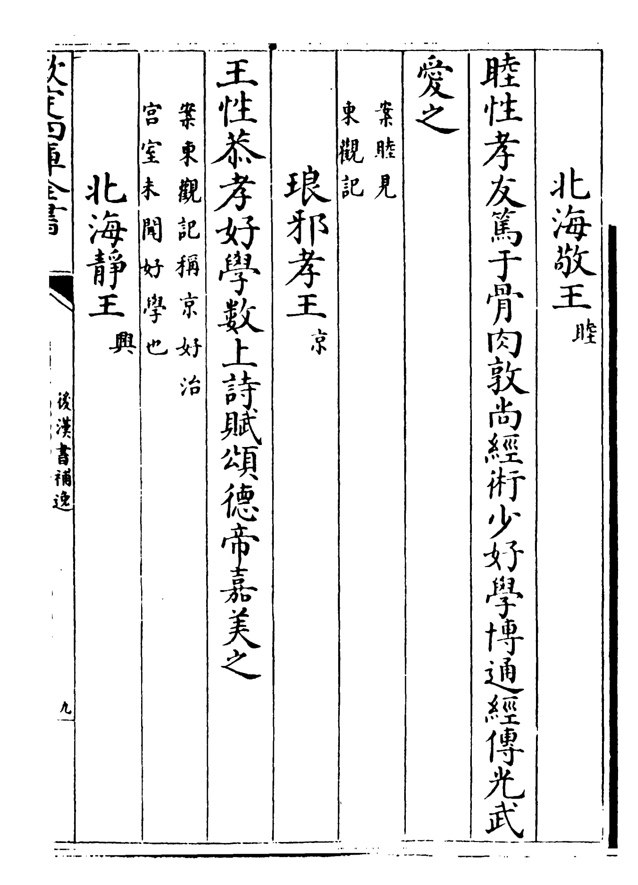
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

案虞大家實生沖帝梁冀秉政疾惡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熹平中帝感小黄門之言乃拜為憲陵貴人

沛獻王輔

王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案輔見東觀記



北海敬王睦

睦性孝友篤于骨肉敦尚經術少好學博通經傳光武愛之

案睦見東觀記

琅邪孝王京

王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

案東觀記稱京好治宮室未聞好學也

北海靜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案興事同東觀記

趙孝王良

阜賜移書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案良見東觀記良本不欲從世祖起兵後從軍至小長安妻子皆被害故甄阜梁丘賜書譏之二人莽大夫也

安成孝侯 賜

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釡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剌殺亭長後十餘嵗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乃顯欲為報怨賔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案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迭相仇殺時事可知然遣為從龍地耳范畧

成武孝侯 順

順叔父弘字儒孫先起義兵卒弘弟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病筋攣卒

案順亦光武族兄初為更始虎牙將軍後附光武弘梁事迹俱附順傳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大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案蒼見東觀記

河間孝王開

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案開章帝子范稱開就國後遵奉法度吏人敬之固賢王也

劉聖公

聖公弟為人所殺結客欲報之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游徼後來用調羮味游徼後怒縛捶數百

案聖公見東觀記范書言客犯法聖公因避吏平林指此

更始自洛陽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門三馬皆死此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更始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

案禍服妖雖曰凶兆然使更始鑒此修德安知不轉眚為祥然則禍與妖皆更始自為之耳

隗囂

囂以杜陵人王元為大將軍

案囂見東觀記囂素謙恭愛士傾身接引故所用皆一時豪俊不獨王元也

囂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游士長者知囂不可恃杜林先

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業囂雖能下士而士多引去者天命有在人不能違矣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至破滅

案囂不克順天終至恚死童謠兆之矣宜屢諂諭而不從也囂少病蹇吳門冀郡門名有緹羣山

李通

李通字次元為光祿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

師鎮撫百姓修宫室起學官

案通見東觀記

通父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内如官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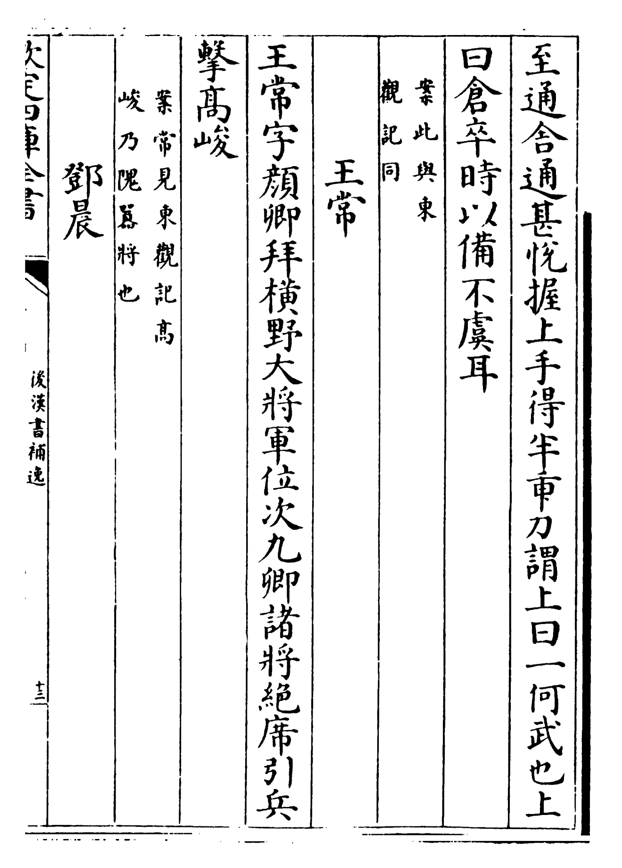
案李守門内嚴肅乃在華子魚之先也守為王莽宗卿師好星歷讖記曾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子

通遂迎光武圖大事光武好圖讖通寶導之

通遣從弟軼往迎光武先是通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

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彊

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𠕋佩刀懷之



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牛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

案此與東觀記同

王常

王常字顏卿拜橫野大將軍位次九卿諸將絕席引兵擊高峻

案常見東觀記高峻乃隗囂將也

鄧晨

鄧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案晨見東觀記此與范同

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郤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

案鴻郤陂在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丞相翟方進奏罷之至是復興

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兾州高第

案晨世吏二千石故晨亦好樂郡職范同

朱浮

朱浮為執金吾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切諫

案浮見東觀記

耿純

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

案純見東觀記此建武八年事純前守東郡郡故衛地故云范同

純為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免官會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

案詞人艷稱借寇乞侯而不及復耿傳固有幸不幸也守令親民之官輿論似屬可採然末俗多詐往往有罷職後賄使胥役號名游民聚衆籲呼偽為保留者甚至候

鑾輿行幸時遮道叩　閽以圖僥倖

聖天子明及萬里曾鑒其偽者命司寇重懲之間有一二如耿君者量予原職詐風今漸熄矣封疆大吏亦宜體此意察之

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
太守朱英親屬令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
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至更以公事相是非然
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
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

案光武待功臣真如家人父子制書惓惓何情義兼盡也范不載

公孫述

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

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案述見東觀記此子陽最少年時事

鄧禹

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有優寵

案禹見東觀記

李忠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

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

三公奏最為天下第一

案忠見東觀記今越俗理學文章乃甲海内雖風會日闢然亦不可忘李仲都之功也近日仕宦滇黔及在粤西諸郡者皆當以忠為法

忠東萊黄人父為高密中尉

案范書作都尉章懷注云郡國志有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職如郡都尉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

彊華

彊華潁川人也

案華即奉赤伏符者世祖在長安時華為同舍生

吳漢

漢攻薊誅王良大將趙閎等

案漢見東觀記時漢尚為彭寵所遣與上谷諸軍合者范畧

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

案漢此時初屬光武拜偏將軍

漢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不

肯應調漢斬曾威震州郡將其兵詣上

案時鄧禹薦漢勇鷙有謀故拜大將軍

謝躬擊賊山陽光武使漢襲其城躬入城漢兵收之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案謝躬為尚書令與光武不相能光武以詐力制之遂及于難躬字子張南陽人

漢擊周建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靁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案漢時墮馬傷膝裹創而起遂殺諸賊奴亦雄矣哉

漢北擊清河長垣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案長垣范書作長直長直非縣名而長垣在河南與北擊不合或是賊號長直否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案吳公行事先得諸葛武侯之意豪俊中聖賢也范同

上即位漢為大司馬海内無事乃得安然其性忠厚篤于事上

案漢拜大司馬後歲
有征伐豈得安然

吳漢爲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

案予顏時官大司馬安得爲令
此豈又一吳漢耶見北堂書鈔

王梁

梁擊五校賊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案梁見
東觀記

梁字君嚴爲野王令亦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

野王本衛地從玄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拜

梁爲大司空

案世祖以赤伏符即位及拜三公皆以符讖大爲千古笑柄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于野王

陰識

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賔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懈

案識見東觀記

寇恂

光武欲定河内謂鄧禹曰朕有河内猶高祖有關中非

蕭何誰能鎮之為吾舉如蕭何者禹曰寇恂文武兼備有御衆之才非此莫可使也乃拜為河内太守

案恂見東觀記引高祖蕭何范書作高密對語不若續書之句稱

恂拜河内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恂為頴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時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案范書稱恂素好學乃修學校教生徒真不愧文武兼備一語

恂為頴川盜賊不敢入界

恂為頴川太守代朱浮為執金吾頴川盜賊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鋭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頴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案恂初守頴川在建武二年後又為汝南太守進秩金吾至八年乃從征頴川有借寇事此刪録甚不明

張隆

張隆遣子暈將兵詣岑彭助征伐上以暈為率義侯

案隆時守桂陽岑彭遣使詔諭遂從鄧讓等歸順范見岑彭傳不詳載

馬武

光武歴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為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盗賊上笑曰且勿為盗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案武見東觀記范同

卓茂

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

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案茂見東觀記茂為密令在前漢平帝時

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案茂理百姓真得道德齊禮意非後世循吏可及

馮異

異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

由是無爭道變鬭者也

案異見東觀記大樹將軍謙退不伐故其將士皆如此

蓋延

延與吳漢謀歸光武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

案延見東觀記延時為彭寵護軍故然

劉永別將許德攻襄邑延攻而拔之遂圍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

案范書魚作東魚門或是門名也

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案范不載

岑彭

彭鎮河内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為鮪校尉鮪守洛陽不肯下後帝令彭往説之遂降范但載圍城事此闕

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使督察諸

營

案范書彭之拜刺姦將軍以說降更始大將呂植也

彭南擊荆州至城安昆陽犨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帝自將擊鄧奉至葉車騎不得前彭奔擊破之至堵陽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絶歸語奉奉遂夜遁

案二條范書不詳載

彭募攻浮橋先登者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東風

其櫕柱有反把鉤竒船不得去

案此彭與吳漢等攻公孫述時事後竒等乘勢死戰飛炬燒橋遂大勝之葢征南公習水戰故然今制設有水師營兵將皆當以彭為師也

張印

地皇三年王匡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印等入南陽號新市兵

案新市及平林諸賊不過如陳勝吳廣輩為帝王驅除難耳印范書作卬

來歙

來歙擊隗囂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塹山築堤决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箭

案歙見東觀記

王遵

遵降封上雒侯

案遵字子春霸陵人為隗囂將帝令來歙以書招遵故降

祭遵

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導新破漁陽令最在前

案導見東觀記范書六年春詔導與耿弇等從天水伐公孫述故有此閱

朱祐

祐至南䜌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

案祐見東觀記祐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

景丹

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丹縱突騎擊大

破之

案丹見東觀記時王郎將兒宏等據南緣也

耿弇

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

案弇見東觀記弇時年二十一遂有大志求發兵以定邯鄲卒為光武北道主人見亦卓矣況弇父也時為朔調連率

弇從光武北至薊歸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

頗遮絶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

長乃得出

案范書只會薊中

亂四字不詳載

光武居邯鄲晝卧温明殿弇請間進説願歸幽州益發

精兵以集大計上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

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

卿耳

案范書但有光武大悦

句不若續書情事如畵

侯霸

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吏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

案霸見東觀記臨淮太守范作淮平大尹地名官名皆新莽所改也

陰興

陰興為衛尉每將遠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

案興見東觀記

陰興守君陵為黄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凡上所幸止先入清辟

案興以椒房之戚宿衛至尊不憚勞瘁善夫其能以功名終也哉

陳俊

陳俊為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姓歌之

案俊見東觀記時琅邪未平故徙俊守其郡領將軍如故俊既追斬張步悉平諸賊而又能拊循百姓若此何才之兼也

杜林

杜林字伯山為光禄勲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數薦名士

案林見東觀記林承內外家學博物洽聞古文尚書之行自林始之

林為光禄勲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是高而慕附之

案郎即三署之郎謂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也居官何必廢學其屬吏皆吾之弟子孔子仕魯原思仲由皆使為宰故學即所以為治治即所以為學理學事功未嘗分而為二事也豈同後世高談性命徒

召迂濶之譏哉杜伯山其庶㡬乎

第五倫

第五倫遷會稽太守為政修理清淨不煩妻子自為炊爨俸禄常取赤米後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案倫見東觀記俸禄取赤米句范作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較此殊得大體今制官俸白糧兵役老米若必舍白取老是直沽名耳餘糧賤貿利物而物不知乃是聖賢所行之事

董宣

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血流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曰𤸎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勑頓𤸎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因勑彊項令出詣大官

賜食

案宣見謝書令人但知彊項令不知有癡令二字當從續書拈出以供詞人之用寧平謝范俱作湖陽

鮑永

鮑永字君長為司隸校尉上叔父趙王良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右中郎將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詰責永走馬前奏良大不敬由是威權挫折百寮肅然數舉奏非法朝廷善之永辟右扶風平陵鮑恢以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敕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

重如此

案永見東觀記劾趙王事東觀煩而范簡此為得中詔勑曰范作帝常曰為是

永為東郡太守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

案闕里樹則模指草則靈蓍豈有荆棘惡木將以天下無道同于嗟鳳泣麟故不久而自除耶范同

馬援

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

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賔客皆依援

案援見東觀記員乃援季兄也

曹褒

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太序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序丞以應圖讖

案褒見東觀記改樂繫褒父充事此誤充世為儒宗而援据讖書奏定漢樂豈能紹咸莖遺響耶太序丞范作太予樂

褒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遷為河南太守

案褒居官多仁政而掩骼恤病其澤尤深范同

曹褒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

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案范書時有他郡盜五人來圉界太守風縣殺之褒不肯從故奏褒耎弱免官夫元惡大憝往往逋逃幸

免狠莠不除嘉禾日槁
叔通此舉徒煦煦耳

鮑昱

鮑昱為泚陽盜賊省減

案昱事詳
見東觀記

鮑昱守守文拜司隷校尉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坐

救火遲免官

案昱為鮑永子
故云有父風

周澤

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紫澤見東觀記泥東海蟲名得水則活失水則如泥

彭閎

閎字作明

案明帝以桓榮為歐陽博士榮讓之彭閎詳見謝書桓榮傳

溫序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隴西為隗囂别將苟宇等所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欲生降序序叱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着口中嘆曰無令鬚汚土遂伏劍

案序字次房太原祁人宇止之曰之上删録過當遂不成語范載獨行傳

後漢書補逸卷十八